

世界名著典藏

Heidi

海蒂

[瑞士] 约翰娜·斯比丽 / 著 邵灵侠 / 译



名家全译本
国际大师插图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pying & Translation Press

世界名著典藏

Heidi

海蒂

[瑞士] 约翰娜·斯比丽 / 著 邵灵侠 / 译

名家全译本
国际大师插图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agnie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蒂 / (瑞士) 斯比丽著; 邵灵侠译. —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117-2625-4

I. ①海… II. ①斯… ②邵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瑞士—近代 IV. ①I52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034 号

海蒂

出 版 人: 刘明清

策划编辑: 苗永姝

责任编辑: 韩慧强

特约编辑: 陈万亭 张 亮 李云玲

责任印制: 尹 珺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52612335 (编辑室)

(010)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52612317 (网络销售)

(010)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55626985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: (010)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44 千字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 元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 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

(010)52612349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55626985



约翰娜·斯比丽

译 序

《海蒂》是瑞士女作家约翰娜·斯比丽（1829—1901）撰写的世界名著，也是世界青少年文学宝库中的一枝奇葩。书中的主人公海蒂深受各国青少年朋友的喜爱，于是《海蒂》也成为一本经典性的青少年读物，跻身于世界性的畅销书行列，并多次被改编成漫画和动画系列作品。

《海蒂》的故事主题鲜明、严谨，内容十分有趣、感人至深、耐人寻味，具有十分深远的教育意义。

海蒂出生在风光旖旎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，从小就失去父母，由阿姨带到5岁。后来阿姨为了自己的生计，把她送到山上的爷爷那儿。她的爷爷是一位外表严厉而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人，因为不愿听到人们对他的流言蜚语，他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高山牧场上。从此，纯洁、质朴、无邪和天真的小海蒂就每天与小羊倌彼得一起去山上放羊；在花草丛中蹦蹦跳跳；观看阿尔卑斯山壮丽的落日和自由翱翔的雄鹰……

纯洁善良的海蒂待人真诚友好，使心情压抑、性格古怪的爷爷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；使体弱多病的克拉拉战胜了疾病，重新站了起来；使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心中充满了阳光……

作者还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和

淳朴深厚的风土人情，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。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美好的阿尔卑斯山风情画卷。读着，读着，会使人们产生热爱自然、热爱生活、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。

邵灵侠

2006年8月

目 录

上 篇

一 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	3
二 在爷爷家	17
三 在牧场上	26
四 在老奶奶家	42
五 接二连三的到访，接着发生了更多的 事情	57
六 新篇章和新生活	70
七 罗特麦耶小姐不平静的一天	78
八 赛赛曼家乱成一团	95
九 赛赛曼先生在自己的家里听到了从来没有 听说过的事情	106
十 一位老奶奶	113
十一 小海蒂有得有失，进步与退步共存	123
十二 赛赛曼家出现了幽灵	130
十三 在夏日的傍晚重新登上高山牧场	143
十四 礼拜天，当钟声敲响的时候	161

下 篇

一	旅行的准备	181
二	高山牧场上来了一位客人	188
三	报恩	198
四	端夫里村的冬天	210
五	漫长的冬天	224
六	来自远方朋友的消息	233
七	高山牧场上的延续	250
八	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	259
九	即将告别，再见吧	276

上 篇

一 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

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村梅恩费尔德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，它穿过碧绿的原野，一直伸展到山脚下。山路两旁树影婆娑，流水潺潺，远处群山巍峨，似一幅优美的水墨画。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攀缘而上，居高临下，谷底的景致一览无余。继续登高而上，四周芳草萋萋，山花烂漫，浓郁的花香弥漫在整个旷野，沁人心脾——这就是直接通往奥尔希高山牧场的陡峭山路。

在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在这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，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格健壮的村姑，手里牵着一个小姑娘正向上走着，小女孩的脸颊热得通红，棕黑色的皮肤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但是很奇怪，尽管在这六月炎热的骄阳下，这个孩子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似乎要抵御那刺骨的寒冷。这个小女孩似乎五岁左右，可是人们无法从其外表看出她的身材，因为她很明显地穿着两件，甚至是三件衣服，一件套一件，脖子上用一条红色的棉质大围巾一圈圈地围着。这样的打扮，再加上她的一双镶着钉子、笨重的登山靴，这个小人儿看起来就像是圆圆的一团。小家伙正冒着酷暑吃力地走在山路上，向山上攀登……

这两个人就这样从山谷向山上走了大约一个来钟头，来到了高



山牧场的半山腰，这里坐落着一个叫作端夫里的小村庄。

一进村，几乎所有村民都与她们打招呼，有些人在窗口或家门口向她们寒暄问好，也有些人在路上向她们问候，原来这里就是小女孩的家乡。可是这个小女孩却没有在路上做片刻停留，只是一边回答熟人提出的各种问题，一边与人们相互问候，脚下却一步不停地往前走。不一会儿，她们到了村子的尽头，这儿只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。这时，从附近的一家房门口传来了招呼声：

“等一会儿，迪蒂，你是要再往上走吧，我也一块去。”

听见了招呼声，迪蒂站住了脚，停了下来。小女孩一下子挣开她的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“呼呼”地喘着粗气。

“你累了吧，海蒂？”迪蒂问道。

“不，我热得要命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”小女孩回答道。

“这儿离山顶不远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快点走好吗？再有一个钟头就到了啊，宝贝！”姑娘不断鼓励小女孩说。

这时，一个胖胖的看上去挺慈祥的妇女从刚才的房门里匆匆地走了出来，与她们两个结伴同行。那个小女孩站起身，跟在两个熟悉的大人后面走向山上走去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边走边谈着端夫里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所有居民的情况。

“说真的，迪蒂，你究竟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呢？”路上这位新加入的伙伴这样问道，“她是你姐姐留下来的孩子吧，听说成了孤儿？怪可怜的。”

“是呀。”迪蒂回答说，“所以我要把她领到高山牧场上她的爷爷那儿，把她留在那里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要把这孩子送到高山牧场上的奥西姆大叔那儿去？我想你没搞错吧，迪蒂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！你到那个大叔那

儿一提，肯定会被他撵出来的！”

“他可不能这样做。他可是这孩子的爷爷，应该尽尽这份义务。我一直照看着这个孩子直到现在。芭尔蓓，说白了，其实我这次是找到活干了，我可不想因为这孩子而丢了这份工作。所以，这次该轮到她爷爷尽义务，照顾她了，这非常正常。”

“是啊，但是，如果他像其他人那样，是个普通人，倒也不必担心什么了。”个子矮小而肥胖的芭尔蓓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但是，你也是知道的呀！他怎么可能懂得照顾小孩子，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小孩子呢！这孩子在他那儿能受得了吗！还有，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干活呢？”

“去法兰克福。”迪蒂解释道，“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。那儿的主人去年夏天到山下的温泉来时，我负责清理他们的房间，并且照料他们的起居。那时他们就说希望我去他们那边干，可我当时没法去。他们今年又来了，还说希望我过去，这一回我可打算过去了。对此，你肯定可以理解。”

“唉，幸亏我不是这孩子。”芭尔蓓无可奈何地叫嚷着，“根本没有人知道，高山牧场上的那个老人到底怎么样了！多年来，他从不与任何人来往，也从不去教堂，整日闭门不出，一年也就拄着那根粗棍子从山上下来一次。人们都躲避他、害怕他。他眉毛很粗，颜色花白，并且留着吓人的大胡子，外表看起来简直就跟年长的异教徒和印第安人差不多，人见人怕，何况是孩子。人们觉得只要不是在路上单独碰上他，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，”迪蒂固执起来，顶撞她说，“他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嘛，照顾孙女是他的义务。他应该也不会对她太坏，虎毒也不食子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也应该由他来负责照料孩子，而不是我。”



“我也只是想知道，”芭尔蓓用试探的口气问，“到底那个老头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目光瞧人，而且总是那么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高山牧场上。一个人离群索居，与世隔绝，几乎没有人看见他。关于他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，莫衷一是。你肯定从你的姐姐那儿听到过什么，多少也知道点吧。是吗，迪蒂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不过，我不想说些什么，这要是传到那老头的耳朵里，我可就麻烦了！”

可是，芭尔蓓很早就想知道，高山牧场上的那位大叔行为举止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为什么他那么厌世，一个人在山上独居，与世隔绝，村里人说起他时都吞吞吐吐，似乎害怕反对他，但是又不愿意奉承他。而且芭尔蓓也根本不清楚，为什么这个老头会被端夫里的所有人称作“奥西姆大叔”，他根本不可能是全村人真正的大叔呀。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他，所以芭尔蓓也不例外，即从来都是称呼他为大叔的。“大叔”这个词在当地的方言中发音为“奥西姆”，从此奥西姆大叔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。

芭尔蓓是不久前才嫁到端夫里的，之前，她一直住在山下边的布来蒂高，所以对端夫里和附近的人和事还不大了解。可是，和她要好的迪蒂则是土生土长的端夫里人，直到一年前她还和妈妈住在这儿。后来，她妈妈去世，她找到一个女招待的工作，在一个大旅馆里负责打扫房间，于是就搬到拉加兹温泉去了，而且待遇不错。今天早晨，她领着孩子从拉加兹温泉过来，路上碰到熟人赶着马车拉干草回家，于是就搭他的马车到了梅恩费尔德。

而芭尔蓓觉得现在正是打听些信息的好机会，不可放过，于是就亲密地挽着迪蒂的臂膀说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里的那些传说是真是假，你肯定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我想，你肯定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那个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否以前就一直这么吓人，



这么不愿意见人，性格这么孤僻。讲给我听听吧。”

“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，我认为，我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来。我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，那老头子肯定有七十岁了，我当然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你当然也不可能从我这里了解到。但是，如果我知道，以后这些话不会在布来蒂高到处传开，那么我就会把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你。我妈是出生在多姆莱斯克的，而那老头也是多姆莱斯克人。”

“呸——啐，迪蒂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芭尔蓓略显愠怒，觉得受到侮辱一般，回敬了一句，“在布来蒂高哪儿有这么爱嚼舌头的人呢，再说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放在心里就是了。来，讲吧，我听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”

“行，那我就讲给你听吧，你可得说话算数！”迪蒂又叮嘱了一遍，然后，先朝左右看了看，看看那个小姑娘是否离得太近，会不会把所讲的话都听了去。可是，哪儿还有孩子的影子呢，两个人都光顾着说话，没注意到孩子已经有一会儿不在后头跟着了。迪蒂站住脚，到处张望起来。小路弯弯曲曲，但俯瞰下去，一直能够望见端夫里村，可是那儿连一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。

“啊，在那儿！”芭尔蓓叫起来，“你看到了吗？就在那儿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食指指向距山路很远的地方，“她正跟着羊倌彼得和那些山羊一起上山呢。怎么彼得今天这么晚才带羊上山？不过，这正好，他可以帮着照看那孩子，我也能安心地听你讲了。”

“她可不用彼得照看，”迪蒂补充说，“那孩子别看才五岁，可她会张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，可机灵着呢，什么都懂。所以我觉得，她将来和那老头也肯定能相处得很好。不过，那老头现在只剩下两只山羊和那座高山牧场上的小屋了。”

“他以前曾有过更多的东西吗？”芭尔蓓问道。



“他吗？嗯，我想他肯定有过更多的东西。”迪蒂加重语气回答说，“因为他出生在多姆莱斯克一个最好的大户农庄家庭。那老头是大儿子，另外就只有一个弟弟，他弟弟是个老实规矩的人。但是，哥哥却生活奢侈，逞强摆阔，横行乡里，为所欲为。和他交往的，净是些来路不明的恶人。他喝酒赌博，大肆挥霍，结果整个农庄家业都给他败光了。他的爹娘知道后悲恸欲绝，痛不欲生，不久就接连去世了。他的弟弟当时也变得一贫如洗，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，至今也杳无音信。这么一来，那老头也变得不名一文，并且给自己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恶名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也消失不见了。刚开始时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，人们后来听说他参了军，到那不勒斯去了。打那以后，过了大约十二或者十五年之久，大家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。

“可是，有一天他突然又在多姆莱斯克出现，还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，并想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亲戚照料。可是没有一家理会他，也没有一家开门搭理他，更没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他。他被激怒了，大发脾气，发誓再也不迈进多姆莱斯克一步。然后，他就来到端夫里村和孩子一起生活着。他的妻子据说曾是瑞士的格劳宾登人，肯定是那老头儿以前不知在山下哪儿碰上的，不久可能又失去了。

“这老头那时好像还有些钱，因为他让那个叫‘托比亚斯’的小男孩去学一门手艺——木匠活。那个男孩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，端夫里村里人都挺喜欢他的。不过那老头儿可没人信得过，因为名声太坏。

“有人传闻说，那老头是从那不勒斯的军队里开小差逃出来的，否则可能更糟糕。因为他打死了一个人，当然不是在战争中，你知道吗，而是在打架斗殴的时候。

“但是，尽管有这样的谣言，我们家同他仍然保持着亲戚关

系的来往，因为我妈的奶奶和他的奶奶是表姊妹，所以，我们当然叫他‘大叔’。而且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端夫里村的大部分人都与我的父系家族有着亲戚关系，所以村里的人也都叫他‘大叔’。后来，他搬到高山牧场上之后，人们就叫他‘奥西姆大叔’了。”

“那么，那个托比亚斯后来怎么样了？”芭尔蓓关切地问道。

“别急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我又不能一口气全说完。”迪蒂解释说，“嗯……托比亚斯去麦尔斯当过学徒，学成后回到了端夫里村，然后娶了我的姐姐阿得海特做妻子。因为他们两个很久以前就开始要好了，后来结了婚，生活很和睦幸福。可是，好景不长啊。结婚才两年，他在帮助别人建房时，房梁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，托比亚斯被砸死了。他那被砸变形的尸体运回家时，阿得海特见状又惊吓又悲痛，不久就发起了高烧，一直没有再好起来。我姐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有时会生一种大家都不太了解的怪病，患病时大家分不出她是睡着还是醒着。托比亚斯死后没几周，人们便又举行了阿得海特的葬礼，太悲惨了。

“从那之后，到处都传开了有关这两个人的悲惨命运，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，说这是大叔一直违背上帝意愿的报应，其中还有人把这话当面跟大叔说了。牧师也规劝他，现在应该忏悔人生，但是大叔的性子却变得更加固执和暴躁，不近人情，和谁都不再说话。大家见到他时，也都躲得远远的，唯恐躲避不及。

“那老头再也无法忍受人们对他像瘟神那样的歧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忽然搬到了高山牧场上去，有人说，大叔从此不会再下山来了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一个人在山上面生活，与村里人和上帝都断绝了联系。

“阿得海特留下的孩子那时才一岁左右，我和妈妈就把她领回家来养大。去年夏天我妈过世，而我也想在山下的温泉疗养地赚